01濁水彼條溪

陳美虹[[1]](#endnote-1)

記持中的濁水溪是一條闊莽莽的溪，溪水自以早到今攏濁濁濁。

細漢的時，透早天拍殕光，阿爸著愛去溪底作穡。因為厝裡無人通共阮照顧，伊就會共竹籃仔掛佇扁擔的雙頭，我佮二姊兩个人一人一頭，坐踮竹籃仔內，歡歡喜喜佮阿爸去田裡作穡。

沿路阿爸那行喙裡那哼「農村曲」，這是我記持中上早學的歌曲，逐工聽阿爸唱，聽久自然就會曉。

因為田佇溪的另外一爿，彼个時陣若是欲過溪，閣無想欲蹽水過去，干焦有一條竹管仔橋會當迵對岸。阿爸的體格誠好，對厝裡沿路行攏無歇睏。

欲過竹管仔橋的時陣，阿爸共阮講：「溪水掣流，若是會驚，恁就目睭放瞌瞌，若無是會頭殼楞喔！」彼是我第一擺坐佇竹籃仔內過溪。囡仔人興tshuh-tshuh閣毋知通驚，根本都無聽阿爸咧講啥。我是共目睭褫開，金金看濁濁的溪水一直流、一直流……。雄雄我煞共阿爸講：「爸仔，下底的溪水一直流，人看甲頭足楞的啦！」阿爸就共我講：「戇囡仔，你目睭瞌瞌毋免驚啦！」我就共目睭瞌咧，耳空內干焦聽著溪水咧流佮竹管仔橋吱吱kua̍innh-kua̍innh的聲。有阿爸的安搭，我就較袂驚矣！

過溪了後，遠遠就看著阿母已經佇田裡咧薅草矣！阿爸共阮擔到弓蕉園，就共二姊講：「共小妹仔顧予好。外口日頭大，恁踮弓蕉園內底耍就好，毋通走傷遠哦！」我佮二姊就佇弓蕉跤開始扮公伙仔。共弓蕉葉仔當做盤仔，挖塗準做飯，閣挽一寡仔草仔當做菜。我閣共二姊講愛加攢兩份通有孝阿爸佮阿母。二姊講：「咱是咧扮公伙仔，這也袂使食啊！」二姊這句話予我心內真艱苦，我煞開始流目屎，二姊趕緊共我安慰，叫我莫哭矣！毋過我就是一直恬恬仔咧流目屎，二姊無我法，只好𤆬我去別位𨑨迌。

細漢的時，真濟歡喜、趣味的記持，攏是佇濁水溪邊的田裡度過的。濁水溪啊濁水溪，請你毋通共我遮媠的記持流去喔！

02做囡仔時代

田美瑜

細漢的時陣，讀冊去學校用步輦差不多愛點外鐘。毋過，因為阿爸佇電力公司食頭路，拜一的時陣，會使順紲坐交通車。有一項毋好的所在就是愛較早起來。有一擺我青磅白磅傱去坐車，阿母煞對後壁逐過來，共冊包對頭前傳過來，逐家攏知我干焦趕欲坐車，煞袂記得愛揹冊包，這馬想起來實在真見笑。

以早一年仔的學生傷濟，上課愛分早起抑是下晡。有一擺是中晝才去讀冊，同學佮我行到位的時陣，感覺時間猶閣冗剩，就去溪仔邊掠魚耍水。等時間袂赴矣，才緊對小路傱去。無拄好，拄咧修路，小路煞變做兩枝長長的竹篙，行佇咧竹篙面頂，若準跋落去下跤，後果是不堪設想。我規个人愣佇遐，真正是叫天天袂應，叫地地不靈。我那行那掣，到今這个記持猶深深刻佇我的頭殼內底。

讀五、六年仔的時，就真正是無閒tshih-tshih。早起時仔去到學校，全班佇教室咧溫習的時陣，老師攏愛叫我寫一寡仔題目踮烏枋予同學練習。有時陣是國語，嘛會使是數學，老師講據在我欲寫啥物攏會使。不而過，我嘛有變無步的時。欲寫欲出的題目攏寫了矣，姑不而將，家己出題目。有一擺出數學煞一時失覺察，重耽去，按怎算都算袂出來，實在有夠落氣。

下課的時，別人是走去𨑨迌，阮是愛去合作社鬥賣糖仔餅。因為福利社的小姐，一个人干焦兩肢手，跤手無夠應付規大陣的囡仔。頭一擺予挨挨𤲍𤲍，吵甲天篷強欲掀起來的囡仔疕驚死。手伸甲直直直，徛佇一格一格的鐵窗仔頭前，一號、八號、十二號，嚨喉喝甲梢聲，就是為著會使食著糖仔餅。

逐家咧運動埕參加升旗典禮的時陣，我佮一个一粒一的má-tsih是旗手，愛配合音樂，沓沓仔共旗仔升起去面頂。

中晝食飯的時，我佮má-tsih愛去放送音樂。彼當陣猶是烏色的曲盤。講誠實的，有的曲盤，阮嘛毋知好聽抑是歹聽，歌聲放落去就著矣！無好聽才閣換另外一塊。

我的囡仔時代，遐爾仔心適閣趣味，到今，猶是會深深的數念！

04大伯公

洪淑昭

阮翁婿兜是大家族，聽講從清朝的時就對唐山過臺灣，佇臺南館口這四箍圍仔咧賺食。百外年來，囝孫生湠，目前蹛佇風神廟附近姓郭的，論真講起來，會使講攏有親情關係，只不過，就親像俗語所講的：「一代親，二代表，三代袂記得了了。」年久月深，逐家干焦知影西羅殿的郭聖王是郭家祖先對唐山請來的老王，現此時啥人是啥人的親情，是已經攏分袂清楚矣！

雖然講：「一人一家代，公媽隨人祀。」猶毋過，阮大家官對親情間的感情是誠注重。交代阮講：「若是有人來坐，恁做序細的一定愛好好仔接接，千萬袂使失禮。」所以阮兜不管時都人來客去，親情嘛時常會來行踏，真正是鬧熱滾滾。阮大官總共有十一个兄弟姊妹，逐个面模仔攏生做欲仝欲仝。我拄嫁來臺南的時，定定分袂清楚。好佳哉大伯公時常會來坐，只要有伊佇咧，毋管是啥人來，伊會先講予阮知。大伯公是阮大官的大兄，原底我攏綴阮翁叫伊大伯，後來阮大家共我講：「阮遮的例是新婦愛綴囡仔叫。」就按呢，我就改喙叫伊大伯公。

大伯公從細漢就誠愛讀冊，毋但有讀日本人辦的公學校，嘛佇學堂學六年的漢文，所以伊毋但日文會通，嘛有法度用臺語來吟唱古詩詞。佇日本時代，讀第一中學的攏是日本人，咱臺灣人極加干焦會當讀第二中學。講起來大伯公真有才情，有法度考牢臺南第二中學。只不過後來因為厝裡做生理失敗，欠人誠濟錢，伊做大兄的，只好出業了後就去糖廠做會社工，無法度入去伊考牢的學校繼續讀冊。大伯公的指指減一節，聽講是早前佇糖廠的時，無注意去予絞甘蔗的機械削一節去。逐見若聽伊講起這段代誌，阮就會替伊感覺足毋甘的。

聽大伯公講起阮才知影，原來今年伊已經九十捅歲矣。看伊面色紅膏赤蠘，骨頭攏無含梢，身體猶原閣誠勇健，逐工閣會當來回行三、四公里去『YMCA』學英語佮電腦。大伯公這種「食一歲，學一歲」的精神，是上值得阮學習的所在。

1. 虹(hông)

   [↑](#endnote-ref-1)